



秋蟪吟館詩鈔卷三

上元金和亞匏

椒雨集下

雙拜岡紀戰

我過雙拜岡紅日漸西入一隊蜀郡軍赴戰意甚急道旁皆狐疑相隨頓雲集前行未百步楚士兵各執狙伺何人家環屋四邊立尚欲踰垣看攀樹當梯級蜀軍自東來呵逐楚士開楚士轉身鬬戰聲馳如雷大刀狂有風長矟疾於雨雙拳鷹髈兜獨脚象鼻吐貼地捷進猱衝天善

飛虎身挾車輪盤氣振屋瓦舞纔驚彼洞肩卻是此斷股額批創更裹胸貫罵猶苦直似父母讐豈但酒肉怒從來攻城時未見今日武雖各數十人半里暗塵土觀者魂盡褫前揖敢笑阻兩軍戰方酣一人怒馳馬竟從此門出瞬已到山下楚士紛逐之讕語餓鴟啞馬上必蜀人楚士所捉者蜀軍志擁護鴉散亦走野吾儕好選事略息行人喧稍稍相問訊來窺此家門門中一幼婦頳顏自呼冤我亦不必問汝亦不必言

將問

我何言問諸將諸將之來自 天上 帝視公等何如人專閫半是熊羆臣相期併力殲黃巾他年一閣圖麒麟公等伴賊八千里於古步步綏當死軍興於今四年矣神州之兵死億萬以罪以病不以戰大官之錢費無算公半私半賊得半奏捷難爲睡後心籌糧幾奪民家爨今春自楚東下時賊船如馬江頭馳頓軍何事來偏遲坐令嚴城入賊手五月不能攻下之公等尚學飲醇相白頭老盡連營師 天語勿謂督責寬雷霆只是駢誅難謂當補過桑榆晚酬 恩

不負登時壇昨聞北去賊中原數郡犯及今無
寸功罪狀誰末減君不見百戰百勝新息侯征
蠻到死譏逗留

兵問

兵來前吾問汝汝今從軍幾年所且不責汝無
事年年年用　國如山錢亦不責汝近年事事
事弓刀盡兒戲只汝出門時汝家復有誰若父
若毋若汝妻若兒若弟若汝兒骨肉哭路歧不
能親相隨旁觀代銜悲祝汝歸無遲自從送汝
後竟無見汝期古人亦有言生死半信疑何知

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煙牀鴆毒甘博局梟采負
帳下畜村童路上誂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隊惡
聲取縱免將軍誅可告汝家否汝家黨聞知念
汝罪難赦老者愁可死少者悔可嫁壯者欲汝
囚幼者亦汝罵汝或猶有心不淚當汗下計汝
惟一戰功罪在反掌豈但慰汝家報 國受上
賞君不見中興第一韓良臣本是軍門舞槊人

雙將行

如我語語謝將軍將軍何以威名聞賊不敢割
鍾山雲鍾山在東營最後西前一營倚山右逼

賊一里與賊守其將白面二十餘一槊殺賊賊不如賊以千刀來一槊已入刀中呼賊以萬火來一槊已出火前趨賊懼賊且退一槊闌賊當溝渠賊敗賊乞命一槊驅賊如羊豬東城之賊夜不眠由來軍中有一全（參將名玉貴）更結一營鍾山南但願賊至戰便酣其將短身近三十兩刀飛舞對賊立開門延賊賊不久出門挑賊賊不集提刀稍前賊走急賊走未步刀已及刀旁眾賊環而泣但聞刀聲風習習不知所殺若干級衣上半邊人血溼南城之賊塵不揚由來軍中

有一張都司名國樑軍聲仗此二人在鍾山尚在桃
源外將軍無言坐帳內
全君者黔人起卒伍在楚南有禽偽王子功
甲寅春已官總兵奉 命佐和春督師攻廬
州君至則當賊而營戰甚力其六月膂骨傷
於礮經數醫鐵丸不得出憤極創潰卒張君
者字殿臣粵人自賊中來歸今已積功至提
督幫辦軍務方全君之去江盜向榮督師指
臂惟君一人而已三年以來賊狼衝豕突致
君奔命不遑雖積有威聲所向披靡然循江

上下南北人皆待命於君則君亦勞矣今年五月鍾山之潰君適逐賊溧陽或云在六合聞而馳歸衞督師東下止於丹陽督師旋以憂死時賊勢方盛分數道竝進君以死力走之嘗於一日夜來往三百里內各與賊戰戰比勝他軍亦數萬君所不至無敢戰者苟非君一人揞柱既隤則常州以下東南郡邑事未可知焉他日吳中尸祝之報竊以爲不在向督師而在君也丙辰八月補識

鄰婦悲時復寓鍾山南二里之村民劉氏

還家不得處寄居非家時涼雨睡未起但聞鄰婦悲鄰婦作何語一家十三人中春纔幾日盡死餘一身此禍何自起起自賊至夜夜半聞刀聲走避北山下違投山下村村中阿姊家自然驚失魂隨風播在沙風沙將魂去老幼一時病舅姑年最高先後遂竝命夫壻及小郎未嫁阿妹三比肩小男女四女纔一男此病死略同彼病死不異朝死棺未封夕死棺又至官軍駐鍾山四月歸家來生者尚何人一女啼母懷頃者天大暑此女復病死生者尚何人屋內一身矣

如何乞醫藥死者未死前死者既死後如何償葬錢惟有一塊田亂時向誰賣賣後衣食難但恨一身在一身豈免死死胡獨後期一身豈惜死死更無人知人間人不知鬼路鬼自熟只願作鬼安不願作人哭不願作人哭哭聲已不支問答有老翁欲慰難爲辭鄰婦如此悲所以摧心肝我非鄰婦悲何以眼鼻酸

見彗 七月初八夜戌亥之間見西方白後日早半刻至八月初遂不見

半輪秋月外頓見一星長直與繩同體明如燭有芒衆心雜驚喜 或謂彗見是賊方盛時或謂彗見則賊滅是二說者余皆

未敢知也

余說只尋常彗自經天走西人論已詳

余於天文無所知惟古以彗占驗者亦不必盡合嘗見西洋人謂彗星非一若以往事推之其周天也亦約略可得其年歲如道光五年所見之彗至道光三十二三年間當復見今則正其時矣西洋人之言天文未免與王荆公同病然其所見之年歲能預言之恐亦未可厚非耳以俟博雅君子教我焉

將渡江之全椒作書寄母

入秋已一月別母今幾時母之命兒行謁獻軍門奇百謀不一合前事母盡知近來寄人食十日常五飢身上衣綺單涼風作聲吹前者瘧又發熱甚體頗羸牀頭無一錢村中亦少醫全椒

舅若姊書已三回馳召兒居全椒今日兒難辭
當兒出城來萬慮不到斯一城尙隔絶渡江況
遠離束髮受書初侍母鐙下帷母言教兒勞翻
祝科名遲常常依膝前貧米底不怡讀經至盲
左包胥退吳師小子沈后臧入吳與母隨一旦
自歸楚棄母甘如遺葉公不正視兒弟生鄙夷
論史至典午劉琨急義旗奉表命太眞母裾絶
臨歧既去并州鄉身遂東南羈功雖敵士行天
性識者疑母輒呼兒前毋效若所爲所爲非人
情不念生平慈兒亦跪白母但效萊綵嬉似此

忘親恩豈不根本虧何圖夙所貶一一兒蹈之母猶寄賊中兒竟遊天涯母今病若何賊是無行期何年面重見何月手復持何日聲相聞何時淚對垂兒縱得長生白髮臥者誰作書忍辭母强顔述愁眉雖多慰藉語大要同面欺遙想母見書絕無責兒詞責兒兒已遠惟有長相思相思願兒健仍似從前癡癡極思更苦定復悲不支悲時孰勸母當未生此兒果未生此兒尚無此日悲

曉發

單車碾殘月村巷答雞聲花露逼人冷葛衣如紙輕江空催曙色山瘳讓秋晴親舍日趨遠白雲何處生

抵全椒 余生於全椒九歲歸江甯今二十有八年矣

襄水重來老大身兒時井里認難眞誰知竹馬看花地今作池魚避火人以後生年原幸草無多客路已勞薪望門隨處欣桑宿甥舅爭先話苦辛

到全椒後徧飲諸親友家

乞食居然似壯遊到來宵燭總句留羞談軍事

同胡賈愛問鄉音又楚因諸親友家頗有江甯人寄居者酒力能除兼月病蟲聲不改故山秋人前彊道思親苦豈抵重幃老淚流

聞落葉聲有感

夜夜空階落葉橫因風隨處答蟲鳴紙窗如墨每疑雨華髮成絲是此聲蘭芷江邊遷客淚蘼蕪山下故人情飄零自分無歸日略向歧途訴不平

呈從舅吳築居先生

我生方八歲全家寄舅居深深修竹中許借聽

雨廬阿舅纔中年仗筆爲農鋤遠作珠履賓歸
已逼歲除劇與我父飲到鼓一中餘我幼何所
知階前鳴輕琚阿舅月旦寬道甥器璠璵其時
浩然師即先生弟余第六舅也下帷治經畬我母屬多病
命兒就受書讀了不異人蠢蠢奴牧豬不過問
字勤朝至髮未梳宵雪侍披吟免觸屏風呿阿
士無文章何以當過譽明年還江南行及燒燈
初阿舅惜甥去門前送登車諄諄語我母長路
毋苦淚別舅從此始見舅日以疏惟當試秋闈
阿舅來自滁一月金陵城我母接笑欬謂舅非

外人食恆糲與蔬舅必叩甥學陳編孰獵漁我
敬前請益常得疑團袪後來舅漸老名場厭齟
齬忙槐意常慵罷劵博士驢我尤負舅望少壯
成棄樗碌碌局轅下足不出里閭我母況更衰
家乏升斗儲寒氈急甘脆塵務漸紛拏地雖百
里近欲行仍姑徐與舅遂隔絕似限參辰墟前
年吾師亡會喪豈躊躇適我店甚危天末哀空
茹遙知阿舅痛一翼忽折鷄鼓琴失舊曲老淚
常溼袪我母每念舅案日意不舒詎乏尺素通
情話難畢臚今來投舅家叩門自愁余長身臏

骨在瘦影疑山魑面目黑且醜蓬髮森栟櫚回首三十春如瞬馳居諸何知拜舅時乃作逃網魚阿舅幸尚健教甥停欷歔薄田歲有收不愁甥食糈爲縫秋衣裳且脫六尺練舊時我居屋百花香露滑大好尋鶴夢月地魂蘧蘧所恨行過處久哭絳帳虛阿舅待甥厚敢辭春風噓眼前毋家人日日歡相於我毋卧圍城舅謂悲何如

馬總戎龍卒於軍弔之

若論江南將如君頗不多志難忘墮甑語必到

揮戈獨戰能行否無醫奈病何別時珍重意今日爲悲歌

九月九日

登樓忍餞素秋殘尚有清明淚未乾敢望菊開容手把但聞萱好亦心寬愁多自厭鴉聲亂別久方知馬角難等在山城風雨節衆中我獨不勝寒

上海城陷縣令袁君祖悳死之其賊魁曰小金子前已爲袁君所獲而未殺至是竟爲所害

屠伯原非治行宜奈他覯釁輟耕時效尤竟敢

欺强弩用猛何傷斬亂絲一命貸狼搖尾易萬聲雛鳳噬臍遲盤根錯節今都是寄語龔黃草主持

宴築居舅小園坐上諸君皆有贈詩賦酬

過江原似故山行卻戀南雲夢不成許我看花先蓄淚對人把酒且吞聲胸如冰塊因誰熱髮有霜華早自驚青眼未須頻屬望飄萍從此是餘生

過吳氏園本余外祖家園也今別歸一吳氏其後樓為余初生處

一樓燈火半河濵地名半邊河曾此虓聲夜惱鄰翦燭尚留垂老客有先君子舊好一二人尚能識余覔環已似再生人滿栽黄菊都新樣還倚青松亦夙因豈獨傷心慚宅相眼前誰是舊家親

過達園廢阯弔吳山尊先生

先生駕鶴三十年在何洲島爲神仙人閒遺下好樓閣回頭一夢成雲煙想因圖畫似天上不教久落緇塵邊斯園四美我曾見先人舊宅園東面締交夙證雷陳盟結鄰晚遂羊求願其時先生方棄官謝逋招隱還名山謝逋招隱賣賦買山先生園門

聯也種樹眼前名節表藏書身後子孫看不須金谷豪絲竹何事平泉珍草木先生自構將就文外人早羨瑯嬛福胸無萬卷通人才談何容易停車來題襟不問草元字秉燭難登文選臺酒非三盃驚人量亦莫輕來此堂上鎖門投轄嘉威侯廣座傾尊北海相別有生平廣厦恩更令海內仰龍門但聽平津賓客語都識洛陽錦繡春我年太小纔勝衣學書尚恐辛羊非偶從先人拜山斗舉頭四壁香塵飛不知林巒是何物臨行但乞花枝歸一自先生埋玉樹先人亦返

金陵住望裏還知星聚堂長成尚記鶯嗁路漸
有人傳水石差漸聞人說散煙霞紅蕉栽入衙
官屋么鳳分棲駔儈家我猶未信無椽瓦大抵
蓬蒿徧階下徐鉉故園今賣茶李靖荒祠誰養
馬今來頻過小橋旁不見藤蘿一寸牆半里寒
流戀荒徑四邊衰草占斜陽零星略有幾拳石
黃葉疏林不成色石下宵眠守菜傭林外朝逢
掃薪客園名偏有路人知我況先人杖履隨若
說蘭亭觴咏事要似西州痛哭時先生於余亦得爲舅家
當日斯園月與風尚在誰家詩卷中海上從來

多蚤氣南陽沁水千秋同先生雲際定含笑不用招魂向碧空

贈滁州張瑾山瑜

結客無家日先嫌衆裏身吹簫當末路傾蓋得斯人酒好休辭病詩多不計貧桃源何處是可許結比鄰君先賊未至自滁州遷全椒近又將遷居遠鄉

拜舅氏吳履吉先生墓四十韻先生諱坦以諸生終無子惟一女適楊氏即今余所寓也余幼時寄居全椒受外家恩尤多

山色瘦蘼蕪溪芳寒菩荄爲尋蠅弔冢遠至雁鳴郊懷舊銘剜蘚銜哀坐藉茅請從西景晚與

奏北聲倩姓望唐韋杜儒修漢服包酒兵誰敵
虎文伯此騰蛟熱手羞因竈閒身老繫匏平生
千卷業流輩幾人交神促乖龍夢（先生卒於辰年）兒遲
綵鳳胞遺珠一星小埋玉九泉坳長夜今尤駛
餘田孰守境（墓旁本先生田今已歸他氏）只添秋草宿難免
惡塵淆陳壙妖狐搰荒溝狡兔跑野燎焚宰木
鄰糞漚滛胥雨潤耕偷岱坌冰乾獵趁罦村尨肯
呵護山鬼亦欺吺不信藏魂魄由來等影泡紙
錢慳蜨舞麥飯斷鴉捐棄豈參軍忍悲胡太傅
教若令餧眞苦未必恨全拋昔我生初歲寒家

旅寄巢毋懷剛學語舅膝每編髻賜果調行急
分花祝醴姣替支歌蹈蹴故試字礉礉肩絹容
塗墨琴絃聽放膠風神江最賞月旦阮何謿慨
自門停鵬愁過室網蛸詩無元禮說書尙湼陽
鈔九載蜴依甯三春客渡灤兒時恩竟負天外
首空抓欲訪齊蒿里還陳楚蕙看有心澆趙土
何日返秦崤昨以鳥遭紲新爲魚避羅此鄉桑
宿蔭華屋竹看苞殷帳燭曾翦謝庭棋罷敲慘
從橋墓祭敬代鄭孫庖先生沒後十餘年始嗣一族孫在遠鄉亦不能
時至祭掃病蟀鶩蓬末饑鷹瞰樹梢喧闐逢社鼓髮

鬚過雲旓敢謂靈招鶴聊當淚制鮫芙蓉城在望歸慰蔡家㜷

聞江盜婦女有出城者十月之後賊許婦女出城采薪乃有逃者自賊婦官至村民至我兵以次賂之事可不敗然吾母卧病之人則無如何也天之酷余甚矣實余不足以回天俾母病早愈耳

天遣舂柴老人欣夜網開但令金有用不至命難回獨我臨風望遙知伏枕哀筍輿猶未可況得杖聲來

哭湘帆戶部二首有序

君名壽昌滿洲鑲黃旗人世駐防江盜

君以道光乙未舉鄉試一上春官未第適改駐防人鄉會試例用　國書非君所習驟學之不能盡其奧遂無聞達志吳縣馮景亭先生來主惜陰書院講席奇君才時駐防人官京師者仍得如京旗人與漢試先生赴官　京師與君乙未座主今相國卓公謀乃囑君納粟得小京職駐防將軍不聽行督部陸公力主之君始就部爲散員得與會試以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咸豐壬子

散館又改主事君仍鬱鬱不自得君體素羸自入　京師益常常病今年之春聞賊趨江寧走健僕來迎母夫人及妻與子未至而江寧陷家覊賊中不得出君病遂篤四月卒君博研諸經尤善言説文假借學所著書皆未成惟夏小正疏證聞已具稾文入南朝人室詩宗蘇長公　本朝滿洲人之文章經濟多有遠勝前朝者而江寧駐防中則如君者實從前未有君與余及蔡君紫函琳孫

君澄之文川交最密余於十月在全椒
始聞君逝驚逸之魂才力愈苶蓋未足
以輓君聊存短奏用塞悲耳

春風容易替回寒如此招魂底用官　帝里傳
人伊古重江東才子到君難名山有約分金鐀
滄海無情降玉棺幾輩天涯同志在一時都恐
淚珠乾
半為干戈阻石城青春有夢總鵑聲全家尚在
亂時過一命先從愁處行他日誰猶問遺稾斯
人天竟肯虛生長安煙火非君福不但玲瓏病

骨輕

寫在營諸詩示客題紙尾

筆端何事好譏彈公是公非欲掩難尚忍百分爲借平國諱敢誣一字與人看歌行未必當呼史笑罵由來自作官論著潛夫詩歇後我今膽大署從寬

江盜糧臺爲兵所掠

如何平地有風波減斛量沙竟反戈若輩狼心誅自快諸君象齒計終苛寄家方恨黃金貴到枕誰知白刃多此夜萬聲燈火裏不知村井幾

驚訛

北警有作

此賊江南守城賊江南欲戰戰不得料無人奪江南城分走中原到天北還延竟作　至尊憂此日羽書馳　帝州此日江南寒漸甚諸公無事正輕裘

祁兒生日枕上作

七年前汝此時生夜雪初停雞正鳴今夜雞鳴聽殘雪枕邊只少汝嗁聲

詩卷零星付汝收睡時夜夜閣牀頭如今定在

灰塵裏此事思量淚也流

校吳次山先生遺稿

悲來欲酹五千巵恨不留君到此時河北陳琳先氣短江南庾信太聲雌本無枯樹驚人賦竟有韓陵共語碑第一覊棲眞快事擁衾苦校故人詩

出門

寒衾貪獨眠遲起尙云早冒雪叩人門不信貌枯槁誰知黃塵中午飯炊已好主賓虛左留豈類亭長媼長揖從此辭乞食亦有道

小飲呈築居舅氏

寒花拂檻酒盈巵都是辛酸欲淚時芒刺繞腸無著處苦吟夜夜不成詩

歲暮

暮天霜氣慘斜曛寒到羈人更十分欲訪梅花吟卻嬾未嘗椒酒意先醺經秋僵蟪羞遲死盼曉飢烏悔失羣家信萬金無一字長江百里斷知聞

落花生三十韻

甚欲藏先敗萍雖化亦凡未聞珍果飣乃自落

花銜涸海潛消鹵童山廣鑿巉田難宜我稼種
別乞仙函方夏靈根孕延秋怒蔓彭葉圓貪欲
露茗曲巧攀巖星蘂黃欺蓿雲絲綠借杉無聲
金暗墮有味玉初緘香汞從教冶團焦詎用監
含辛蟲不蠹埋秀烏奚鴿霜重晨收苧冰乾暮
伐欃貨防眞棄地人競遠攜鑱藤朽蘿剛縛甤
緐豆敢芟披沙和草搠篩鐵恐泥攙珠串多連
貫銀丸或獨嵌寸疑蔥樣斷皺孰棗紋劉折處
腰憐瘦拈時手稱摻兕瓊拋素粒吹絮解緋衫
饍裹翻嫌潤鹽霏略配鹹分甘兒拾慧下酒客

除饞販粟來麈轂包蒲趁估帆每迎新歲早如
累左高咸水戒當風漬霉愁漏雪黷論錢輸錦
市饋橘此瑤棫況此冬心畜關民日用碁醵油
肥當堯烹飯飽呼饜粵野忠思獻齊農笑更杴
底尋芳譜載似鄙小言拈榧許書功竝瓜還禁
食嚴長生名可妄醫術問天讒

枕上

孤鴻嘹處柝沈沈病有眞魔睡敢侵鐵縱鑄成
都錯字桐經燒後是焦琴鐙昏不照吞聲淚酒
熱難澆忍死心籬寄也愁風鶴警由來我本是

驚禽時盧淝亦陷於賊椒邑頻警

漫作

人說殘年盡余愁此夜長由來微醉後無夢不還鄉家信隔江水春歸更斷腸鐙昏了無燄欲睡幾商量

除夕與楊君儀吉家宴

依君五月忘飢寒今日宴我徒悲酸君翁白首兒束髮大家燭影紅團圞杯斝獨勸座上客到此能醉無心肝感君情深拜君賜忍淚不流聲彊歡

除夕又作

遙知姑與婦今夕睡尤難粥椀和冰薄絮衾經雪單相看惟涕淚不惜忍飢寒應更憐逋客一枝何處安

甲寅元旦聞鴉

村樹惟棲鴉向曙鳴最早鄉夢徒荒唐累汝報春曉俗耳無鍼砭每爲惡聲惱我謂汝能言畢竟勝凡鳥九閽夜沈時啞鳳知多少但有臨別辭緘口世所寶他日汝東行愼哉好音好

吳漢西金署表兄以正月四日與邑中諸

名士遊程氏園林得聯句十四韻明日見示索和余用其韻得四百二十言奉酬兼示諸君子

新年俗所尚聚歡紛雜哤入市輸金錢翦綵矜春釭夜燕爇高燭鉦鼓喧擊摐或招羣少年梟雉喝不降何異兒童嬉抛堉而緣橦諸君非其倫閉戶酒一缸乘興偶尋幽勝侶奚寡雙雖無鸞控車不用驄繫椿雖無海人槎不費吳孃艭蠟屐平生蹤行行渡漁矼梅信有人家新香姑射姽叩門忘主賓席地憩勞蹝是時雪初霽斜

日紅半窗坐談松濤邊輕風時琤瑽溪流帶冰
聲石上鳴淙淙塵夢欣遊仙直至天色黲茶力
逼酒消八斗才同扛作詩印鴻泥字字吹鐵腔
歸來不厭晚新月剛垂杠詰朝寫示我氣結徒
腔腔清福獨我慳莫振聾與聵一世黃埃多坦
途亦巇嶮況我遭亂離脫身從戈鏦忍死背鄉
井幸託甥舅邦此邦亦風鶴日日心鹿撞驚弓
鳥之孽彌覺寒戰慄敢云乞食樂遂若佛卓幢
儻復志名利死負謚駭惷安得武陵源地可承
耕䅿我欲偕諸君追陪足音跫其間有佳趣古

風尤敦厖人皆老不死髮禿眉且龐春酒廣種秫冬粥兼蓺豇先人安墳墓何必阡表瀧子孫不讀書恆農性乃悾山鬼餉蘿荔游女秉蕙茝病餘自采藥每得芝苓垹居然天上人雅馴及雞尨不遣青鳥使誰馳萬里騩不許桃花飛誰挂三春篗斯境徒妄想我心繫南江薄醉聊呻吟哀音答村梆

送瑾山移居花山

一度別君如一歲相思夜夜定同心尋常得見尚如此況君入山今更深自有桃花供嘯傲可

憐萍梗只浮沈何當盡脫春衣典多買村醪細酌斟

全椒南郊晚步

書聲琅琅梅花香一時吹送春風忙知有人家不知處山雲溪水天茫茫燒火難灰草心綠夕陽漸放人影長獨步五里不忍去半身新月山昏黃

江寧死事詩十四首

江寧布政使司祁公宿藻　公字幼章山西壽陽人進士自壬子之冬督師陸

公赴楚城防之事公以一人任之逮賊之至公力已瘁癸丑正月二十九日賊既圍城公登城厲衆固請啟城一戰督師及駐防將軍宗室祥厚總理籌防前廣西巡撫鄒鳴鶴皆不許然其時城中固無兵矣公憤甚歸即歐血數斗是夜卒公之初視政也策書院諸生以金陵利弊問余對獨言兵公甚韙之蓋至是公未嘗不悔兵之不早集也

忍見環城賊英魂上訴天是眞身報　國不在

戰功傳未事柯先假能軍瓦或全書生知此意
血色定千年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公建瀛 公字立
夫湖北沔陽人進士公受命督師在壬
子之十有一月江南諸道夙所稱爲勁
旅者先已調遣略盡公僅率吳淞罷卒
二千人以行時賊方陷武昌挾衆東下
上流亦未聞有撓遏之者而公獨迎賊
而戰軍於湖北之武穴既戰大潰還江
寍不二十日而賊至公守陴十日瘠甚

二月初十日平明時聞儀鳳門壞儀鳳門北門也公時在南門急率裨將數人往先過東門請駐防將軍兵為援行未至北門而賊自他城登者已走及小校場與公值公督裨將巷戰遂遇害副將佛爾國春從公死公之潰武峽而歸也濱江各大吏之防禦如何賊何以能速來江盜其上流之軍皆與賊自粵楚相先後而下者犯江之役何以尾賊獨遲其情事非隅見所能詳則公之功罪亦

容有吾輩所不能言者至於城陷之日
公實首殉之既彰彰在人耳目而專仇
公者或有他論則不敢與聞矣
羣醫同釀病俞扁尚難回孤軍況羸者深入能
戰哉矢忠房太尉鼓誘石邛崍地下鬼雄在應
呼殺賊來
上元縣知縣劉君同纓 君字清溪江
西新建人拔貢生城防之役自方伯祁
公外無勤如君者當儀鳳門初壞時君
督城上軍以空櫬實土復絫米囊立築

之初十夜尙率勇士數十人閒行移步
政司庫銀數十萬於縣庫中志在戰城
內賊也十一夜駐防兵盡敗沒君乃走
出明日赴縣治後龍王廟前潭水死說
者或謂賊入城後知君能欲降君以一
黃旗畀君走君乃以劍自剄非事實也
時江盜縣令張君行澍字海門者於督
師殉城時奔告君出即赴四象橋西河
水死亦所謂衆見共聞者而事後多謂
其未死則眞愛憎之口矣故附表之

得君十數輩辦賊亦何難未死心猶壯多勞膽早寒補天資片石埋地賸狂瀾豈有豺狼性東前拜好官

上元縣學教諭夏先生慶保　先生字履祥儀徵人舉人城陷日四學師皆散走江寧省城凡六學時府學訓導武進歐陽先生晉守城死惜不得其事實先生獨止其廨命役市阿芙蓉膏不可得盡以所畜十五金授其役曰我死以此市薄棺掩我尸餘則餉汝慎勿救我役諾之乃懷印而縊而役已呼他人救

之矣先生恚甚其廨之旁有吳生者謂先生學師不殉城可無罪請父先生彊先生居其家約乘閒奉先生逃先生持不可方勸勉閒賊已至詰先生何人先生曰吾官也探以印提賊賊刃擬先生先生大唾罵遂遇害

先生平日志兩字盡人師大暮方含笑旁觀自述悲十年眞冷官無飯活妻兒若果作斯想難爲飲刃時

守四方城淮安兵　淮安兵者漕運總

督標下兵也調守江盜者凡二百人儀鳳門初壞時諸城駐防兵聞之先退守內城新募兵萬餘人亦隨之而散賊乃得由清涼門及矮城緣梯上惟淮安兵仍守四方城不去四方城者南迤東之城角也故名地非賊所必經然賊欲速下城則往往經此淮安兵皆殊死戰自晡時至夜將半已殺賊無算既而火藥器爲賊鳥鎗所中火大發衆稍稍卻遂敗於賊二百人僅有存者

諸君亦癡甚奈此一隅何已啟連城鑰徒麾落日戈從軍家食久許 國死心多安得淮陰士當時四面歌

滿洲全城男婦 駐防兵既退守內城初十日昏時諸外城已無守者居民亦皆閉戶矣賊乃聚攻內城內城雖婦人童子能戰者無不致死力凡戰城下一日夜賊之死者蓋已萬餘而賊至愈眾內城乃破自將軍以下至與戰男婦皆死之賊遂屠其餘得免者數百人而已

一人都一戰到死氣如雷不殺萬家盡嚴城未
可開頗褫魑魅魍魎拌築髑髏臺斯壯　帝鄉色
鵂鶹夜莫哀

前浙江副將世襲雲騎尉湯君 貽汾

君字雨生武進人祖父皆死臺灣難者
君用廕生官至副將軍以詩酒罷官歸
寓居江寍城陷日君賦詩一章自縊死
先是君營別業於冶城山下晉卞忠貞
公墓旁卞氏子孫訟君侵墓域君挾嘗
道力不爲屈至是君亦殉賊難然則君

固卞夫人所謂忠孝中人也其於卞公
必有相說以解者故篇終及之

君豈能無死家風帝所庸賦詩完結習難得是
從容貞氣定常在西山最上峯卞公忠孝者今
後儻過從

前山西忻州知州曹君森 封工部主
事胡君沛 曹君字寶書上元人進士
起家縣令官至刺史 予告歸胡君字
燮園江寧人貢生晚受從子主事 封
城陷日皆衣冠自縊死

儘許商量活高年一命輕承　恩周命士守節
漢經生鬼趣甘泉壤人倫重姓名兩君何可少
纔不愧簪纓

諸生王君金洛　君字蔗鄉上元人君
好談兵方賊未至二十日方伯祁公屬
君募鄉兵練之倚君甚重君亦慷慨自
期許兵未集而賊已至矣城陷日君預
懷大石洞重門待賊先一賊至君殺之
繼一賊至君又殺之繼數賊至君舉所
殺二賊首示之賊前擊君君走後戶赴

水死君平日勇於作爲不知君者有周
孝矦之疑篇終云云惜之乎白之也
縱使君專閫兵機未可知才雖勝處障事已等
輸棊即此磔梟首居然留豹皮蓋棺斯論定畢
竟烈男兒

機匠父子　機匠某者居西南城隅下
浮橋右委巷中與三子皆絕有力賊初
入城比戶括財物苟屋非甚華敞則入
閉則去於是居人皆閉戶匠戶獨啟坐
候賊其室僅三間各以一子主之置刀

杖隈處賊衆至者則傴僂肅送迎賊見
其無長物輒棄去賊若三二人或一人
至則必止賊過其家賊才入即鍵戶而
守諸子視賊所至室執而殺之於後圃
埋荊棘中既埋賊復啟戶如是者十數
日所殺賊將百其繼也鄰有老婦人忽
戒一賊毋過其家事遂露羣賊夜來圍
之與二子皆鬬死惟中子得脫此余癸
丑五月聞之於橫山村民蓋亦爲機匠
城中去所居非遠嘗親見其殺賊者說

時略述其姓名今余忘之矣

健兒終弃命彼婦竟何心魂魄或無恨生存已到今大家都敢死何賊不成禽十日磨刀慶中庭殺氣沈

青溪妓　青溪妓者其姓名傳者異詞姑闕疑賊既圍城諸妓樓皆早徙此妓獨留城陷後一賊入其家知爲妓欲犯之妓不許賊將逼之妓甘言緩賊去爲窮綺裝赴水死

豈可滔天寇而容近妾身半生爲蕩婦自古有

波臣縱欲移家去春城總惡塵此時心事苦吾輩又何人

武昌女子　武昌女子者在賊中姓名爲朱九妹然眞僞未可知其全家爲賊所驅自湖北移江寗癸丑之冬僞東王欲納之僞東王固賊魁也女欣然入賊王宮宴飲甚女潛寘毒藥於酒若食中進賊王持之急爲賊所察立磔死於是賊選色之令遂弛焉

此亦霹靂手何妨見色身不聞教坊曲猶唱賣

宮人事豈論成敗天宜鑒笑羣餘威賊膽碎兒
女受恩眞

張丫頭　張丫頭者里巷習拳勇之民
世所稱爲無賴子也城陷後浮沈賊中
近一年能終不爲賊所得蓋其智有過
人者甲寅二月張君炳垣既與外兵成
謀計非有勇士不能斬關迎外兵或舉
張於張君張君使人說之張不可曰張
君知我必自請我乃爲知我者死耳張
君聞之即日過張張大喜許之至期張

袖大刀夜至神策門盡殺守門賊二三十人候外兵外兵迄不至張遂惘惘歸既而賊推殺人者甚急適張君事已露有知張附張君者白諸賊賊乃捕得張張呼賊速殺遂先張君死先是有倪了頭者亦以無賴稱於賊陷城日凡賊獨行委巷中倪伺左右無人即袖出刀殺之凡殺七八賊賊終不得主名後不知所往與張爲二人邪抑即張而傳者倪其姓邪故附表之

纔知刀有用熱血滿身歸殺賊心原在收城計已非三軍常健忘一載只長圍值得酬知己江東賤布衣

諸生張君繼賡

君字炳垣上元人自圍城時君與當事謀所以守禦者甚備事不必盡得行行亦不必及於事城即陷君即日變姓名屬偽北王偽北王亦賊魁也所私屬凡數千人君察其解事者時時說以大義竝陳利害訹之則皆色然動君知其可用乃與鄉人謀之各

以其親知從一時之潛結者半於城於
是楚北人爲賊脅者聞君事皆爭先附
君雖楚南粤西人亦往往而至君部署
略定癸丑八月遂以五千人名上諸向
督師願應外兵督師喜所以嘉許者逾
常格既與之約皆失期爲督師謀者欲
自飾其諉也且多方誤君城中人皆咎
君語不誠稍稍散而君時時往來督師
營受賊譏察亦數瀕於敗蓋至甲寅正
月而君力已憊然君之衆猶千有餘人

乃約二月五日殺神策門守賊納外兵
外兵未赴以雨辭張了頭死焉而君之
事先露矣賊收君窮君黨刑毒非人理
君與賊游久凡賊之勦勍能爲賊出死
力者君皆知之君輒受一刑畢則曰吾
黨夥汝以冊來吾徵汝則出冊君以筆
志其名賊即駢戮之十日中凡死四百
餘人皆昔之勦勍能爲賊出死力者也
於是賊之驍大損賊亦悟惟苦君令言
楚北及江盜人君遂無語餓已死賊轘

君尸故凡與君同謀者皆得逸出於是無應外兵者矣嗚呼君之死也最後而君之死也亦獨慘余特以君殿焉癸丑十一月余聞君與營中往來自全椒急馳書緩之蓋余留營中幾一月有以慮其事之必不成矣惜乎君意方銳也

萬戶侯相待原拚七尺軀鬼都瞋賊酷我敢哭君愚黑海橫流是青天醒日無連營消遣過苦賫大聲呼

江寧之陷也在事文武專防守責者前後各

殉其事蓋未聞有爲賊得者即閒散需次諸
君亦往往勇於授命至於兵士之喪元又意
中事矣其城中僑居土著之戸自薦紳以至
齊民城陷時倉卒爲賊戕者城陷之後縊者
溺者焚者鴆者或老弱同歸或死亡略盡鬼
錄所登殆不可以千萬計至一年以來執者
以謀遁洩語執者以文字挑釁執者以他事
株連其見殺於賊者又若而人茍言其義憤
則從同而概爲表揚則反漏他日公私祠祀
俎豆千春必有總其成數以爲一書者吾所

謳吟今姑舍是固非有所愛憎恩怨於其間
而謂死事者之止於此也甲寅三月識

是卷半同日記不足言詩如以詩論之則軍中
諸作語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風猶非近賢
排調之旨其在今日諸公有是韜鈐斯吾輩有
此翰墨塵穢略相等殆亦氣數使然邪若傳之
後人其疑焉者將謂醜詆不堪殆難傳信即或
總其前後讀而諒之亦覺申申詈人大傷雅道
然則余此詩之得罪多矣頃者江湖遊食更無
執麾下人問五噫歌者殘秋無事以其爲昔年
屐齒所在故仍端錄一本存諸篋中聊自娛悅
不但無問世之意亦竝無示客之時佗日齒邁

氣醇或復以此爲少作而悔之又不但去其泰甚已也丙辰九月自跋於松江寓樓

秋蟪吟館詩鈔卷三終

秋蟪吟館詩鈔卷四

上元金和亞匏

殘冷集

余以甲寅八月出館泰州乙卯移清河丙辰移松江數爲人師自愧無狀惟以詞賦爲名於詩不得不間有所作雖短章蹇責而了了萍蹤未忍竟棄遂積爲卷葉此三年中乞食則同也而殘盃冷炙今年爲甚夫殘冷宜未有如余詩者矣乃寫自甲寅八月至丙辰十月去松江時詩凡百有餘

首命之曰殘冷集

甲寅八月自湖熟移家至全椒十六韻

全家今四口九死一生餘半載棲村落秋深不可居海隅將乞食汝輩復何如惟有椒陵戚時時尚寄書倘能容客戶行矣雁鳴初身外無長物單衾裹敗絮輕擔煩老婢妻女共柴車塵步余尤苦隨人偶务驢過江三百里喜趁估舟虛偏值連天雨空山斷米蔬幾回貪賤價不飯飽羹魚直泝西流盡斜陽指舊墟依依甥舅舍情話重搴裾為我籌風雪居然賃敝廬寒衣縫上

褚到臘夜春儲還是慈親澤低眉痛暗茹

過揚州

殘樓破堞暮鴉愁爾許煙花醉夢休月色照人從此少劍塵埋地問誰收賊去後書籍寶玉遺棄滿道中頗有希世之珍而爲不知者所得賣之既無善價遂往往損失無邊海水添鹽竈時淮南鹽法幾廢而鹽則甚賤幾日城居又茗甌城中賣茶者又幾千百家矣莫把喧聲巢幕事浪傳消息到瓜州瓜州尚爲賊據

落葉和陸子岷鍾江子岷爲立夫師次子時方寄居泰州之姜堰館余於家

秋老江南逝水深拈花證果事銷沈可知駐馬

躊躇客自感青青舊日陰

冬筍二十韻

蓼荒葵老後胎筍又三冬竹已銜霜醉苔還碾雪封暗中鞭自長迸處土難容田壁深埋璞沙錐短露鋒芳根應伏鼬病籜那成龍進飯憎虀臼迎暄命菜傭梅鋤和月借菊棱趁泥淞拳曲貓頭覓彎環鹿角逢笏光新蠟沐綳樣薄綃縫銀管留纖纈銖衣褪內重切來雲絮輭點到水花穠踞竈龍饞涎溢堆盤熋玉供無聲冰乍破如屑粉初鎔清極膏嫌膩甘餘酒讓醲其香經宿

飽有味比春鬆凍縮佳人指陽回太守胸班羅
寒谷早禪趣冷時濃篝火燒尤便衝風呪肯慵
豈須談合浦休便笑吳儂不忍輕投箸傷心獨
孟宗

落花生三首

旁諸側荔也尋常一樣瓊瑤滴滴漿剛被江南
人見慣可知身是返魂香

殘紅多少付銷沈浩劫埋香太不禁未必飄零
都有用土泥滋味怎甘心

聞說風沙徧海濱無言難道不傷春憑誰報我

花時節去作生前證果人

題漵浦舒伯魯燾郎中遺稿

崔盧門第稱狂歌何事傷心對綺羅漢室郎官年最少長沙才子哭偏多絲毫竟耗愁中命金榜除登死後科山館寒燈讀遺稿教人豪氣也銷磨

晚渡邵伯湖

驅車晚至湖湖水千百頃不見水波興但見色耿耿由來十日寒凍作冰湖整欲行終狐疑舍車買釣艇柔艣難著力只以短篙打一打僅尺

餘船進與步等時復柄入鑿玉龍聲屢哽有如
玻瓈瓶因風斷寶綆又如梧桐錢帶露落金井
此時萬籟寂半月早當頂四邊老樹多冰上繪
春影其餘惟參斗直下寒芒挺霜華已暗生衣
縫溼如梗我從飄蓬來第一此奇景大聲將狂
呼聊用讕語請願得海上仙借我鍊藥鼎敲取
鐵與石煮作七椀茗或者天帝女乞我釀花癭
酌之成蜜醪痛飲博酩酊庶幾眞味醲消我胸
骨鯁奇想殊不經登岸去已猛若許中流停清
趣十分領便從漁師眠今夜定不醒塵鞅汗未

乾何愁夢中冷

渡江投村舍宿

山色到江窮殘年此轉蓬路長貪落日野曠助來風火外驚尨亂雲邊倦鳥空單車忘暮冷溪樹月明中

曉發句容

侵晨十五里風猛稱微醺霜力能忘日煙光欲趁雲澗冰添馬路戍火奪鴉羣山寺鐘聲徹下方人未聞

過江浦

萬頃水田簇麥芽故山遥見夕陽斜竹聲夾澗葉如雨松影護隄霜尚花荒驛夜寒聞病馬空天路直望歸鴉浮生已分長羈旅將到家時轉憶家

晚經江浦西郊播間作

若非萍梗客此地月誰看一歲四來往空林今暮寒出門猶得飽行路敢言難故鬼渾相識揶揄語不酸

全椒除夕有作

薄暮山城野祭多黃泉求食遠如何白楊衰草

江南路盡是無家鬼哭過
將以上元日成行有置酒留者即夕口占
傷心如我甚燈月底相干多事留行者深杯不
肯闌漫言春色早爲惜客途難豈有桃花面容
人淚眼看余賃居在桃花塢椒陵一勝景也客或留余俟桃花開者
過六合時方禱雨
春麥半枯農欲死三年况未息干戈若傾過客
傷心淚應比皇天一雨多
泰州道中有黄梅花一株余去年過此時
已開今尚未落感而賦此

淺水疏籬不斷春絶無悲喜是花身與君別後
三千里不信請看衣上塵

得家信知林女尚在

別來學語始牙牙我爲餘生萬事差聞汝去年
歸逝水只今何處作孤花牽衣應謂他人父墮
地安知舊日家寫盡零丁嚬盡血死前眞有見
時邪

聞周氏姊村居窘甚

平生恩重勝同懷亂裏傷離淚未揩病久早驚
頭似鶴餓多今想骨如豺遥知獨力嗣羞薄豈

有餘生蔗境佳欲致一縑休道晚可憐萍梗阻
江淮

寄全椒汪赤城烑兼示諸君子四首

臨別飲君酒酒消常口香只今明月夜夜夜夢
還鄉此地皆塵土殘春半雨暘一枝無可寄檢
點舊時囊

已賃桃源住飢驅更出來我家門外樹遥想萬
花開君輩喧山屐居人幾酒杯狂吟紅燭底是
否憶傖才

北地原餘孽傳聞漸可平名王酬　聖慮南道

盼威聲狂寇何時死吾徒信再生廬泒幸安穩
魂夢近無驚

出門七十日此第二回書驛騎揮鞭到期君指
敝廬醉鄉數君子問訊更何如儻爲鶻唬苦多
情或和余

秋舲移居泰州庭前有海棠一株身已半
枯殆百年物也其枯處復旁生一枝與
舊株相抱作花甚繁秋舲名以子母棠
書來索詩余擬更之曰抱女棠郤寄此
篇

史君庭下抱女棠當時定是昌州香慣把酸心欺月姊不將醉臉媚花王胭脂山色正嬌好半面妝停自嫌老接葉難垂續命絲分根空發斷腸草栴檀雖散氣猶存前度春風未改温三生洛浦重迴步一縷高唐有返魂葳蕤同倚春陰綠恰似搴衣初出浴合歡羞說並頭花孝慈巧附相思竹昔日曾識楊玉奴只貪春睡不將雛誰知解語階前樹今見投懷掌上珠遥想低鬟偷掩面等閒高燭瞋人見平陽常指阿嬌憐王母頻扶玉卮倦無媒齊女莫相疑緋醋青桃父

阿誰從來含笑撩人處便是奇胎墮地時成陰
又過十年久時節如今當嫁否受聘休貪梅最
香宜男祇有蘭如酒

題懷橘圖示王生

等是人間返哺兒有懷橘處敢嫌疑我今也作
淮南客無復今生負米時

五月五日盱眙道中

日午逢人處年光客暗驚市傭蒲酒鬧村女綵
衣行舊里青溪水何時畫槳聲將軍王鎭惡天
是不重生

題儀徵團蕉墩先生遺像即仿小畫山房

詩體二首

展拜英風凜太阿當時想見筆公呵古懷欲挽千鈞鼎生計眞成一目羅畫餅聲名投濁易碎琴心事集枯多鳳凰羞逐籠中雉老著寬袍當釣簑

椘椒讀過浣花篇語語驚人自放顛腫背世應瞋病馬縮頭我欲學秋編解經未盡周正月讀史猶遲漢八年著糞佛頭徒苦劇唬妝齲笑到公前

出淮關

此行草草出淮陰漂絮聲中淚滿襟雞肋早知逢怒易豬肝猶覺受恩深來時春酒無賒處歸路寒衣有贈金貧賤何時更酬答餘生處處負初心

葛潭集遇同學劉生 六合道中

尚有相逢地都驚白髮新病多拌速老亂久賸奇貧長路悲秋日餘生失母人孤燈同說恨清淚浣衣塵

明日與劉生別

不盡平生事親棺葬未移有家還待食傳姓況無兒與我皆同病如今豈死期天涯珍重去衰朽要勝悲

行經六合

諸軍消息謝知聞社鼓無端鬧夕曛爲見村村村父醉一時囘首望南雲

丙辰正月十三日飲浦口村店題壁

依舊春江寶鏡光試燈風裏暗停觴一年我欲無佳節十里誰知即故鄉飛渡尚思身有翅間歌不覺背生芒從今試問髠頭柳何日容人繫

鈎航

將之松江子岷以詩送行作此酬之四首

我本龍門士交君束髮時覆巢同繞樹下榻反爲師豈不增因果何期重別離舊恩與新分回首愧經帷

何事此年少春愁如草生　國仇方切齒家難復吞聲與我共晨夕論文聊慰情天涯來日隔想望淚宜傾

舊學分明在相期夙好敦文章關壽命憂患亦天恩努力酬先德清聲副大門由來珍重意仕

隱且休論
君知我貧者此別故難留作客非長策餘生況
白頭浮名資乞食何日草堂休孫貧平生志無
家馬少游

過丹陽時聞賊陷江浦已趨而西馳急足
至全椒迎眷屬同往松江

我昔轍困江南鱗扁舟遠附全椒婣一家竟作
如歸賓十千賃屋許卜鄰豚童鶴叟紛情親雞
犬見客都調馴此鄉風俗純乎純方期銖積賣
賦緡買田長寄皇初民聽鶯遊戲桑根春羨魚

自引襄流綸桑根山名襄水名一年一釀酒最醇能令鬚髮遲生銀今雖覓食風轉輪冬餘必返天涯身有家已不愁蓬蘋何圖賊轥江干塵傳聞火逼臨滁濱西道都在餓虎齗朝發而至不待申遥知妻女雙眉顰破膽纔補驚魂新出門何處棲荊榛荒城賊縱哀憐頻癸丑四月賊北犯時過全椒未入境旁邑或陷齒與脣我無歸路難問津燼餘骨月仍參辰日長誰指紅粟囷鐵鋮能謀幾束薪榆錢雖多不救貧桃花雖紅不避秦余所居東曰榆錢街西曰桃花塢皆椒陵勝景莫辭行路重苦辛及時飛渡江之濱隨

我去食千里蒓囘頭敬謝諸故人若甥若舅恩尤眞但願兵氣銷紅巾閭閻萬瓦全其珍他年再到神山垠吟窩終築無我瞋我斷不忘香火因

泊蘇州

胡奴說鬼豈消愁酒盡燈昏夜欲秋涼雨一城哀角動繫船渾不似蘇州

內子至

鼙鼓連江雨接天累卿遠到海旁邊焦薪近火魂先奪散藻隨波力易遷籬寄事原同鷃雀樓

居時且學神仙寓屋僅一樓商量終勝牛衣泣伴我
春聲過數年

爲高嵩漁太守題練湖待月圖

天邊無夜月不圓誰能移家上青天眼中有月
無雲煙一住一十二萬年古有神仙亦虛說大
家塵海拜明月清涼世界大歡喜喜是常圓愁
是缺常圓暫缺生光遲微雲飛來點綴之江山
錦繡黯無色狂風盡意橫空吹明知霧宇望中
在舉頭豈免憂來時此時曠野幾人立此時歧
路幾人泣黃昏大有悲聲起處處失羣孤鳥似

投暗先防老蜮知問迷難覓雄螢指不盡哀鳴
盍旦心錯疑長夜茫茫是此輩餘燼不足瞋奏
書我欲天前陳是何使者名結璘後車更有纖
阿神得無白日惟飲醇近來寒臥腳未伸其下
八萬四千戸凡費天錢無算緍虎驕竟似誰家
賓腰斧遊戲星街春坐視寶鏡頑生塵蝦蟆本
無蝕光意不覺漸狎蟾兎馴瓊樓玉宇貪容身
遂令海隅半昏黑十步五步成荆榛冷陰沈沈
霧露惡荒傖鬼鳥唬怖人燐火無名作毒燄驚
魂四散紛青燐要之月豈久磨滅問孰受命司

氷輪雷霆一決穢濁埽請聽下方蟣蝨臣碧翁翁事何敢言且來待月尋飛軒月光咫尺九閽下此我聞諸使君者使君來自流沙東恨劍不快與我同輓粟經過練湖側練湖水綠花流紅多情招手廣寒府來照東南好門戸盡作清遊雅步看攬轡澄清心正苦何當月滿銀河秋楚吳來往長風舟使君酌酒三山頭我輩吟詩萬里流

七夕五首 鈔二

寄語雙星慰合歡更休清淚夜深彈江南夫婦

重離亂儘有今生一會難
鵲橋非引鳳樓聘錢未了各歸休黃姑落得
無家累不似梁鴻廡下羞
松江早秋日有懷秋舲子岷
秋信江南有落桐算來江北亦秋風菰蒓不是
留人物夜夜揚州入夢中
菱二十韻
此物關民食秋江又采菱貴同蔬入市豐比稻
連塍泥記春池老潮添宿雨澂相看銀鏡影頓
憶璧田芳種傍荷錢浴根妨荇帶抠珊芽纖脫

纇絲蔓輭交繩葉抱雲生似花隨月拜能囊初兜綠錦綳漸裹紅綾飛處翎偷雉行時刺礙鮻瘦腰疑水戲微步想波淩彼美乘舟至清歌隔浦譍葭邊深倚樹孿末暗搴藤選豔盈筐籠售珍論斗升霞濃宜甕浸露重得盤承柔笑中無骨堅瞋外有棱齒痕煩婢代爪力讓兒矜角竟談餘折脂從洗後凝剝成雙翦玉嚼動一丸冰非蕅何勞雪如梨亦頗蒸風乾饒旨蓄屈到嗜還憑

主人齋前玉蘭一株七月中忽開辛夷一

枝漫占此絶
玉樹當時海樣春一花寒趣染脂新誰令老去
秋風裏作盡頹顏苦向人

苦蚤

我靜如枯禪一客不敢見幺麽汝誰氏修謁及
寢宴舌端挾銛鋒來意大不善非蟁亦非蝨曰
蚤苦糾纏夫汝何自來大抵熱土變海隅腥穢
多非種易蔓莚遂孕恒河沙散處偪庭院昌陽
莤酒毋桃枝灑濃霰辟汝似辟邪汝不受烹鍊
白日常千人一二隱衣片暑餘習裸身力尙任

驅遣入暮貪新涼當睡意已倦汝乃動大衆無
聲勢潛煽初猶蠕蠕行使我毛孔顫繼皆躁而
跳茵席棘芒栫將無愜苦饑今夕與豪醺醉飽
漸無禮舞蹈作歡抃又疑羣小聚得食怒交戰
爭先一臠嘗膚革攢著箭我謀生致之將髮當
墨練平縛數十頭帳下示嚴譴手拙難捷獲摸
索暗中徧呼鐙瞬纔停躍去速於電幾回誤豎
指遺糞衾上線迹誅了無蹤藏身黠甚便似畏
齒牙摩報以血花濺幸汝留餘地未渠破吾面
脛股肩背閒頑軀恣齧噬與汝姑調停忍痛再

一錢且去我欲眠無爲久遲戀況蟲類萬千一一才技擅或頗呑螫人以人爲鼎膳亦各理人病而汝不中選抱此塵芥形鑽處即奧援時時入人幕至竟孰鄉眷數曲辨汝族苦問腹中卷蚑行脰語傳美名儘可羨汝復匙道及可知賊品賤我雖笑罵汝爲汝作佳傳

秋夜小步涇上待月

獨傍漁燈自在行星河斜轉月初生破橋潮急野花亂荒驛露多秋樹明珠玉難酬新雨價蒓鱸虛重此鄉名四邊蟲語喧人耳只有南棲鵲

禁聲

落梧曲寄蔡紫函 琳

落梧復落梧又直秋風初秋風不可說但說梧葉拙梧葉神太清秋風驕有聲梧葉性太直秋風怒有力梧葉不辭柯奈此秋風何秋風本寒信梧葉亦何恨恨負春風心吹出如雲陰春風底事早惟願成陰好陰成是落時春風不如遲難道春風錯梧葉自命薄況當春前花便引鳳作家鳳來棲未定梧葉秋先病破盡青青錢飄零天海邊春風慮過此梧葉眞悔死翻添春風

知君復憶予請述行者難辱君聽何如我貪南
枝棲盡室辭淮滁飄忽一千里五萬錢舟車既
來春申江循江賃僦廬樓居纔三椽臨街婦洗
梳地溼足蝨蚤蝶睡蟢蘧蘧朝去入村市蒓鱸
嗟盧譽姑覓一飽資薪米鹽醬蔬問價羞探囊
物物奇貨居尤恨方言歧發聲羣軒渠極意學
蠻語將進瞋趦趄曷爲遠道來彊顏執人袪豈
不念樂土避風師鶂鷁儻得數載留佳境期食
諸此吾先世鄉雲仍還歸於余先世自華亭遷宛平再遷江寧
詎知苦海波隨去舟逆挐皇天夏不雨溝港泥

皆淤青青田中苗頓委雲葉滑彌月舞桑林禁
及蝦鱓屠借押已有游閒民借名耦召耡蒭草縛
百龍麕集太守衙借押非時欲貸粟其狀狡甚狙
若輩苟苦飢寒野覔橡櫧一旦聚爲盜篋恐白
晝胠憂旱且未已疫盛邪挾魖巫禨重舊俗譁
若神言臚夾道盈香花繁唄鍾剎鐻借押我家祇
三人次第符繫袈晨熱昏欲酗夜起欣涼蠨爨
煙常不興鮭菜歹乳蛆典我白布衾藥裹供嚼
咀幾束肘後方待付鈔書胥即以二者論眉顰
安能舒魃尚不足詛魅亦不足祛最憐猢猻王

舌耕非菑畬我初坐經帷弟子前問疋眉目好
若畫比翼鳴鶼鶼性乃不好讀如卧時聞呿勸
勉術既窮下策威仗箠何期主人婦於意大齟
齬謂師職嬭毋技胡黔中驢遽代越俎庖使擁
臯比虛本來下客飴冷炙無完腒草具漸不飽
驪歌此權輿尚欲曲彌縫陰竪降城旟傅婢忽
監軍屏後衣見練稍有不措意大聲雷震徂未
辨呵罵誰只合耳貫璩獄獄閨房雄有是摯者
睢余雖靦然面客氣久掃除爲師至於此豈復
可忍與況彼翩翩兒藍田雙美璚坐廢無磨瓏

自問慚作儲昨已請絶交敬謝之智譜明知廣
厦稀微命天植噓或者黃塵寬有地容病樗落
魄亦意中竟化枯肆魚滄溟方横流愧弗樵而
漁置身哀樂外庶幾老死徐頻年梗窮途淚積
河可瀦不知葬鵑血何方茁茹蘆得失原雞蟲
譬之綦與樗獨悔燕雀忙營巢甘拮据此行太
拙弄鑄錯奚補葺愁至無斷絶刀思借錕鋙與
君託心知聊復陳欷歔勿爲外人道徒惹纓絶
吹昔別行色嚴方寸窘莫攄諾責償此詩非曰
貢瑤琚藉題一尺扇冀君懷袖儲耐久毋棄捐

情類漢婕好和也謹再拜並詢君起居霜菊瞬
戒寒努力慎璠璵

今夜

今夜欹吟枕高樓又冷些風嚴雄角語雨重瘦
燈花漸老驚多病長貧恨有家秋蟲亂人意不
睡盼唬鴉

賦得親朋無一字八韻

豈不將書去而無惠我音未應眞決絕難道盡
浮沈都有平生分期盟老死心別離猶各夢衰
歇到如今縱或雲遷變何妨話淺深隨時仍盼

望幾處費沈吟他日梅誰寄秋風酒自斟若爲
酬一字還欲抵千金

蟻婚

方晨童聲譁蟻戰在晴墀何事微者蟲外忿中
弗餒孰陰伏而狙孰陽怒而駘我來壁上觀未
覺鬬志倍但見羣蟻旋蠢聚階石磥不辨千與
百作隊墨交彩依依塵土中其狀褻甚猥自餘
殊紛紜兩見熟視每以口欲問訊鬚舉想奉頰
氣或鍼芥投雙珠頻貫琲亦有寡合者往往止
受紿身近輒引去形穢若恐浼猶復行勞勞冥

求未肯怠最老數十蟻頭股肉起蓄屹立常不
移癡立意有待須臾解而散如罷戲傀儡居然
同穴歸徐上高樹瘣若果蟻決戰胡然苟奏凱
絕無野棄尸戮力死矛鎧並匙毫毛創回步行
折骫我心相然疑良久笑而欸此實蟻婚耳曰
戰謬無乃上世巢燧前已閱幾千載婚禮固未
興獸行豈無罪羲媧兄妹說悖合誅以櫑聖人
師萬物有術陰主宰度與此蟻同葑菲聽自采
事雖近草略怨耦乃寡悔既各私室家何至士
遷賄中古設禮防妁氏列寮寀姬公書六官典

尙皇邃匯不禁中春會許暫贈蘭茝宰相貴近
情衢巷味調氉後賢未深思道是莽歆改世近
禮愈嚴女賤自媒隗大節必踰山名教白日睢
惟聞南荒苗小年對蟠髮柳圈金寶璫衣羽競
璨璀跳月桃花天日罔卜子亥意得斯相從豔
歌當聘綵亦此蟻者流然有古風在我今賦蟻
婚讕言忽倒海倘與腐儒談語病索瘡癗將無
責誨淫難破迂塊礌詎知蟻娛愁聊緩涕淚漼
吾且欲語蟻不見蛟蚪鯪取妻必生子防人持
作醢蟻乎汝非戰民今戰方殆

八月十五夜作

我道今夕月秖是尋常明下界何所愛而以佳節名比屋忙香花前席瓜果盈百拜齊當天如見常娥生吳娃妙梳洗鮮衣上街行叩門邀姊妹有地皆笑聲誰家好子弟打鼓還吹笙豔曲喧沸鼎巧與紅妝迎來往水中龍不夜疑春城大抵舉國狂亦自歡腸成秋涼逐殘暑稻熟病鬼平今年諸郡邑皆歉於旱而婁田獨豐小年各無事喜氣眉宇横良時盛歌舞得意方爭鳴遂覺月十分此鄉如玉京我昔家青溪夫豈非人情每當今夕前

與客先課晴月下長橋時嘗泛扁舟輕不復羨
舉燭風露良遊淸如今一葉命九死魂餘驚依
人等肬贅血淚從誰傾乞援故人書一字無報
瓊薄暮彊命酒未飲神已醒努力差健飯擁劍
欣呼羹螃蜞雖不可食土人翦其螯之偏大者賣之味不減於蟹而食亦無毒衆
中獨閉戸胸腹愁有兵不免意灰槁欲欒難支
撐天憐此緒惡新雨來三更催起寒螿號伴我
吟孤檠

秋蠹

灼艾焚蓮計總非新涼燈火尚依依老將謝世

心逾毒熱慣因人口便肥坐待雙星投暗至夢回疏雨作聲飛翻憐團扇添餘寵已是捐時更一揮

秋蠅

何聞何見去來時窗紙重鑽事可知落木天寒將弔汝食瓜人散更干誰幾多沸鼎趨宜愼爾許斜陽戀亦癡作盡繁聲都惡劇長吟蟋蟀自忘飢

解嘲

豈寶柱下言而欲學守雌蓮宗重忍辱亦自非

吾師半生齗齗儒養氣尤自欺琴絃若動殺聲在長劍未馴夢捉之問卿何爲不男兒君不見仲孺屈意請蚡宴正平猶聞媚表詞其他忍淚事可知厠中胯下非難處只要饑寒失路時

蝗至

千里夏無雨江田未盡遲人猶期稻熟天又遣蝗知難緩神倉漕方增列竈師吳農竟何罪不在腐儒飢

庭前秋海棠甚盛五六月間傷於旱至九月初僅有三本作花者蝗墮地復蝕其

一詩以弔之

小草天都忌孤芳似此休秋先桐葉病蟲當稻花讐漫凝春陰護纔知薄命愁尋常自開落已是幾生修

余所居樓後樹上多鳥鳴初甚憎之今熟矣誌慨

日長愁絕惟思夜夜枕纔眠汝喚醒只覺此聲都未惡可知人語不堪聽

重陽

三年四處過重陽前年在泰州去年在全椒日禺中時突有賊警急走二十

五里之北鄉其地已近滁州矣今年在松江身比南遷雁更忙貫酒從人說佳節看花何日歸故鄉樹雖如此春猶綠我欲不愁風太涼薄暮登樓望書信白雲秋草路茫茫

將去

不辭荊棘路吾意又天涯未幾羞移席常輸怯著棊去無餐菊處來是望梅時所得今何物吳中幾鬢絲

悲來

悲來難放酒顏紅長夜他鄉況雨風萬里音書

蠻府外方作書寄雲南學使吳和甫師一家燈火雁聲中身如
孤注翻愁病事已空城不說窮極意周防秋冷
後更停老淚作飄蓬

九月二十四日以妻女去松江將復移江
北是夕宿青浦

飢鴉成隊又西征知有江淮幾日程來事但憑
風定葉此鄉眞讓酒稱兵青浦西城之酒峻於松遠甚愈驚
秋冷兼霜信欲問余愁在雨聲未用行更防暴
客倘應瞋我舉家淸吳淞江行舟近頗有盜警

舟中遇先祖慈忌日不能設祭感述

半年忍淚在人前寒雨吴淞又客船儻已知聞到泉下一時黃髮定悲憐

大風雨泊舟

風雨催天黑吴船早住橈村貧疏點火江飽怒推潮客意去方急秋陰寒更驕誰知此行苦妻女話中宵

次日風雨更甚舟不能發

何必兼風雨纔成行路難我應窮未至天更虐多端漸欲酒錢吝空江方晝寒置身無是處前望意漫漫

五人墓

一死終驚奄騎還只今埋骨萬花閒墓旁皆蒔花者所居

義風尚恐要離愧後有梁鴻葬此山

舟次夜飲

頭已三年白身幾萬里遊客心當此夜世味膩

孤舟風勁蟲遲語霜深水暗流寒燈倚尊酒寄

意送歸秋

秋蟪吟館詩鈔卷四終







